

五
雲
浦
文
下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四十九

孟雲浦先生 文集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書

答陳頤庵

先師西川先生入祀元庠且鏤要語以傳彰往訓來意至渥也非足下之力而誰乎所委序文誼不可辭獨莞莞在疚不即如命奈何申呈中有嘉靖元年蒞任句然先師謁選寔在十一年非元年也且先師歷官戶部非南部均宜更正又書目宜明標出尤西川先生言行錄為妥若止曰理學儒臣似欠明白其不者止照原刻要語目下加志銘附三字其字視目字差小而旁註之亦可也統惟裁處

答蕭漢穎

往歲奉答悞讀約章所謂郢書燕說者也殊非事貴之體然言雖欠當而因此得聞大教不其幸乎兩河人士未知講學間有與之講者渠亦緘口詰之則云舌澀自非門下登壇說法大啟聾瞶則士子終不知有學問之期又豈非中州斯文之一大幸乎今蒸蒸日上變在在言學延及縉紳氓庶亦皆興起大異曩時景象夫然後知誠能動物賢者作人之效自與俗吏燕粵也奈何諸生勃勃向學而門下

竟引疾歸攝矣無能挽留徒有悵仰因便敬附八行遙遙數千里不知何時得上奏記臨楮可勝馳慕祈惟珍重以慰寰海之仰

答趙儕鶴

近世學者門戶頗多上知者莫不闖入釋氏程純公所謂入人因其高明者也鯉曩游西川尤先生門先生教之只在六經論孟其次濂洛諸儒姚江則先生所私淑者亦嘗令讀其書鯉也只墨守師說耳無所得也自昔聖賢之學欲明明德于天下己立立人已達達人是惻隱之心不容己者來教云慈悲日多非是心乎愁痛蓬鬱之人聞之心動門下望道真切定有精旨無惜明言發我蒙蔽是所懇焉

與李育吾先生

我疆先生一代真儒見道明而操履定忽捐館舍令熙朝失一大賢同志失所瞻仰不獨知己之痛也所幸諸老躬視含斂助金具棺且為之圖勘合又為之置祭田又為之謀養其室家雖年僅逾六旬官不過五品然有諸賢經紀後事亦既榮且哀矣不足以報此老乎既又思之我疆生平不愧不忤存順沒甯從此蓋棺事定信大丈夫一完事也後死者不可猛省耶近日正圖為刊其稿聞訃後即招

梓人計事矣

答劉天虞

日辱枉顧而僕以入山既深帳不獲一領警效再承使命之辱展誦瑤劄感歎愈不可言親民之職昔人常恨不得為以得行吾志也且賢豪意氣多高不屑瑣屑可矣而每有戾於素位之旨僕竊疑焉故敢以前說願門下努力以後說請教儻不玉音無窮之感也若士丈書拜賜報書俟另圖不既

答張宏所定字昆仲

自貴邑立會講學而兩賢昆之名聞于陝洛矣敝里會友

卷四十九

三

靡不企欽而鯉懸懸尤切忽辱華劄不惟謙光之德令人淳然思興而吾道大端業已拈出殆盡把讀數四深用欣欣鯉何言哉亦惟誠諸其身一言吾儕今日要劑也幸勉旃吾道已在公家矣兩程夫子得專美于前乎辱見招少俟微涼趨教先此謝不盡

答陳連山

頃者原擬晤言祇緣不便入城坐失機會翻辱翰教而吾丈言動不苟又幸得之輿人之誦此心不可欺凡事求一箇是兩言當年請正日久不甚記憶繇今思之亦不謬論及循理人怨狗情違理足知吾丈用功密切致志於理欲

之辨其嚴如此以此為學持身應世之善物也聞之感奮夫所謂理者天理也天理者何也物情之謂也除卻物情別無天理欲盡天理須通物情大學格物所以為明德親民止至善之道故循物無違自足取信美其怨然所謂無怨亦取必吾心而已若在外之怨不怨即聖人亦曷能取必夫以唐虞之世不免其咨而預問如文見愠如孔豈堯舜文王孔子處世獨遠于人情耶况又今之所謂人情多流俗污習徇之未有不違乎理者就使得人不怨失已多矣吾儕將何以為學乎是否惟裁教譚吉二友甚有志亦深信吾丈此學久湮良友難得惟吾丈其從史之

卷四十九

四

貴邑立會講學吾道之幸人心邑俗丕變之一大機括也風聲一播遠邇景從關繫政自不少揆厥所由寔仗文力而文公善虛襟尤欲招之參訂畫堅久之計此其德澤又洽百世非見理明而公物之心宏何以有此感激之餘即思走去念餘暑猶酷賤體甚辱稍待天涼自當領教奉復且謝惟照亮

伏辱瑤函兼惠扇帋且得與聞鐫誨知感知重夫聖賢之學大學也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準則故成己必至於成物物成而成己之分量始完足而無歉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非意之也孔子自少至老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只是辨此一事舍是無學矣惟人情有三洵如
來教要惟盡其在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肯以不能
理感難以理諭遂置之度外乎譚吉二君知近裏著己而
譚且有動心忍性兩事為丈推重是丈與人為善之大學
而人情之非終難理感也可窺己是否幸終教之

答李少尹

追憶班荆汝洛間儵忽二紀隙駒雪鴻能不感念鯉憂病
相仍杜門藥裹一切門外事不敢問廬處之夫或者只宜
如此門下邃養藉重襄陵利器盤根新硎聊試當塗甯歎
具眼乎何得不刮目也厚儀附壁即以為謝若別諭云云
似不可越俎而譚諸不覿悉

答譚子陳

貴邑賴吾友立會講學又得章尹作興於上庠諸學博翼
贊之薦紳韋帶之士鼓舞踴躍於其中風草之機不誣武
城績響乎會規諸刻誠心切廟宜人人感動可以驗此學
之不謬惟是會名誤令鄙人竊附先師何以當何以當見
招往會心實願之顧時方有舅氏之變弗能偕梅山巽巖
遽去知能亮我也所云人多漸雜欲加擇取殆於不可吾
儕此舉元欲人人啟其良心偕之大道即闔邑胥來猶曰
止一鄉耳正不必擇且會講謂何若擇而與之彼不善者

不終棄乎蓋此學是兼善之學非獨善之學招招舟子且弗容已而奚以擇為况當俗頹學絕之餘世皆汨沒於利欲糾纏於套習有志之士拯救之之不服其何可擇但在我當躬行以率之至誠以感之盡心委曲以攜持之優游涵泳薰磨以漸化之不宜徒事曉曉或妝點門面致戾會講本義僅於中誠得幾人為斯道光吾方厚幸揀擇何施又况立會非徒為人全在反求諸己能反諸己則無論善不善皆我師資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吾將感激不皇尚忍言擇蟠龍東中向向有味真吾濟藥石也願共勉旃王少筠頃入敝里未能一晤亦未知其何為第所主者令人未免有瘠環之疑然不敢問也日者風雪甚寒西歸良苦尋聞泥滯陰黯更致塗迷且厯嶮熾可謂苦甚然畢竟到家則以欲到家者其心也世之迷於心者亦肯不辭艱苦求歸而居吾之安宅矣乎又聞怡然道上嘯咏不休所得所樂可以想見此意當常念之世重友情可照千古又令人興起書不盡言

答姜肖鳳

昔人謂山居須得高人益友來往以暢中襟貴郡多賢所與往還為誰竊願有聞僕鄙陋全靠師友而里中幸有篤論老朋曰黃道曰郭士慤黃年六十八一貧如洗而取與

不苟襟期融融若有真樂和粹之氣望之令人鄙吝頓消郭則聰慧過人而又杜戶讀書唯日不足貧亞于黃年亦少黃十歲兩人皆布衣夙志聖學而有味者此外更有士人數輩時與切劘求寡過僕亦頗愛讀書竊欲效古人所謂不求記不求解也者而子弟三二人亦時與之改課講題甚者正其句讀庶幾學究門下聞之能不為僕胡盧耶

答朱膳部二

門下博洽之學康乂之猷鯉自辛卯秋數相過從未嘗不斂衽心服至道義之愛溢于恆格鯉何人斯可以徼寵感切肺腸心誠踧踖蓋屏伏山樊以來閉門埽軌與纓袞都

卷四十九

七

不聞問雖生平知己如門下亦且竿牘字通此門下所諒也忽拜瑤函兼辱珍貺知感知重念鯉學慚聞道才謝通方木茹山棲廩心甚適所願門下努力伊周之業丕造宗社之禧俾鯉為太平民終其身從未耜之役即屬厚幸司馬云云豈所敢聞肅謝并候不次

草野人不敢延見貴侶理有固然何云義高哉而敢當溢譽乎長安中公餘退食非得良友夾持則須潛心靜養此自立功課而名世事業基本也至朝家典故海寓才賢則門下夙所注意豈鄙人可能蠡測且時事亦豈鄙人可敢與聞惟是敝地為古函谷關口乃秦晉隴蜀冠蓋所必繇

也僅榮差西度獲望紫氣浮來一遂瞻言是又生平大愉
快事也

答梁勝陽

士君子事惟是仕處兩端仕有仕之功課處有處之功課
迹雖異致道實同歸總之安分盡心耳已不佞木茹草棲
所夕與同志數輩商確求寡過以報知己所願吾丈敷道
淑人用抒夙抱無論教化大行即得一二人以獻明庭於
斯世斯民斷有裨益別論諸賢具見留心草野人非所敢
聞徒有企慕耳

答白龍源

卷四十九

燕京遠任草野人不及奉訊返辱注存感蒙可知門下治
邑熟路輕車而猶拳拳遠問不佞何足以知之再讀來教
所謂勿使遺臭甯邑云云第低回以思今仕官盈天下誰
有此心持此心以運量而又恆念靡不有初則事業馳譽
八紘流芳百世矣非吾儕出世間一大事乎而前所云云
可無慮已書不盡言願言努力

答張汝行

細觀來書此中覺有疊疊不肯放下及今日之病在昏昧
等疑并後四條具見留心學問用工密切作我憤排多矣
然學問關要尚有商量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是知也者天地神明之竅日用靈覺之真徹內徹外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徹生徹死古今皆此為之橐籥也於此不透無論暴棄難望此學藩閫即慨然力行自謂確有執持者恐亦不免于冥行偏枯之弊乃君已知矣而猶不肯自任果謙虛耶抑以知為迷耶夫覺疊疊不肯放下者知也病在昏昧者亦知也何也覺固知也謂今日之病在昏昧者誰也亦知也又云細察之又無所在似是以知為迷蓋細察即是在不然是誰為之細察耶已在而猶云無所在何也豈亦謂之在者別有所指乎且覺與細察即非槁木死灰即是默默惺惺而卻又欲求默默惺惺不為

槁木死灰亦似以知為迷至於澄源之功是矣是矣然主意在澄源即思索亦是慎思省察亦是克明學問不可少者安可直謂之憧憧况心常見得私欲即是制私而私欲既萌亦非所以真澄源矣且又何以能當見得也非上所云省察思索乎又非上所云覺與細察乎蓋學問非覺察之患患不覺察耳反覆全書不免蹈昔人騎驢覓驢之說豈以君之穎特乃為是語乎此或是功效心不然則是不由中心求益漫浪應答乎初意不欲作答俟君自晤昨辱見促故此相證此是學問肯綮處此處透一切工夫方有端緒幸細思之不惜詳辨是吾儕求益之道也是孔門求

知之道也

與徐仲雲

頃承枉顧遠近興起僕亦多所受益即仲雲之精進可想矣仲雲豪傑之資既已出頭承當自難退避况此學元是正景事非分外者仁為己任曾子吾師哉願共勉之俚句更數字另寫一紙其壽老夫人文以誠心相示且不以文章蹊徑相責望勉為之殊不足觀然卻是一段真情幅上係拙蹟未倩人寫亦以見委不可虛耳如欲作軸須是大加筆削仍求善書者方可會中三條亦僭著數語是否便中見示竊念仲雲與幼真志同道同昕夕劇切坐見追修之益獨僕不得膝席與聞隨事精察工夫為歎耳

卷四十九

十

答黃慎軒

鯉鄙吝久矣誠願見龍光印所懸解乃辱枉顧重之以珠璣信風雨自驚薜蘿生色矣而鯉草棲石隱卻未及倒屣以迎不錯過乎念自客冬得臯未嘗動心今心動於丈之不逢累月不能化不為無所住者笑乎然迄今但有感佩抑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歟丈能無更示我以鞭影乎佳句不能和每焚香高歌琅然金玉便令心骨透徹恍在蓬瀛非即時時坐丈側聆馨效乎謹謝

答張岐東五

頃者紫氣浮函谷獲領塵譚汚水瑤函注存尤渥惟是委
敘鼎刻一節鯉也鄙胡可加糞佛頭雖然草野人得藉附
蠅亦屬厚幸矧又重違台命也少卻敬當具稿以請郢斤
第願寬限焉伏思霏霏梧酒間以及兩度翰誨并讀崆峒
雄文仰見玄詣獨深有非初入叢林者所敢闖其藩牆鯉
拜指南多矣能有一得可裨高明乎祠分二十兩容即轉
致洛中然損金太多所謂大布施也功德甯可量耶占復
并謝千祈珍重臨封但有瞻跋

弟抱疴山樊然西望有高標在未嘗不數數也忽拜命使
之辱重以瑤札讀之宛見色笑所賦種種皆關中珍品心

卷四十九

十一

病身病並承良砭感佩可知鄉者敘名言一稿深惟羔裘
之懼蓋台下誠心遇我即不文胡敢自外附塵乙覽肯點
鐵成金庸溷佳編末簡唯命不然者其擲之以覆醬瓿亦
惟命後宮麟祥不一而足此自德慶之徵如弟消息且杳
以何者仰副隆情更望教我以作德也附使申謝併候萬
福書刻上覽臨牋曷盡踈仰之至

曠睽日久馳慕為勞忽感伴遙臨獲拜瑤函洎嘉編十部
至展覽後先見俚言在鏗不覺惶汗浹踵緣鯉素不文祇
以重違台命出茲醜態而未蒙臺下點化昔人謂加糞佛
頭今併佛足糞浣矣若之何不惶且汗至靈靈踵浹也謹

附伴穩謝兼道踉蹌之狀如此弟鯉不善養生主術以致脾虛水溢腹脹足腫今杜門抱疴近三月矣醫藥罔效前聞解州有明醫李生廓齋者不知其名係貢元敦請不肯來其人頗自重須上司督促而後出門刻下猶欲具函浼平道守道孫湛老一促倘臺下有便不知可煩一言預達湛老否萬一其人以疾辭蒲坂亦有明醫楊德煌者方術與李稱伯仲此人正在治教之下臨期求李不得即求楊亦可也特在道義夙雅敢布腹心伏惟鑒亮不備

楊醫官至診脈脈證謂是臍病繫肝經投藥輒效且謂病初時假令用此藥只一二劑便愈乃嚮來延醫頗衆用藥

卷四十九

十三

頗多幾為庸醫所悞非仗鼎力焉得回生妙劑是弟自今以往之日皆台丈再生之年也啣結不足報矣顧楊君不肯久居決意西還愚兄弟洎戚黨百計留之不可得因雇輿夫專送渠許以來歲二月間全愈彼時再來一晤爾謹此奉復兼將謝悃伏枕搦筆言無倫次更祈鑒宥幸甚盛伴持瑤函送王醫官至感臺下所以垂念不肖鯉者甚渥蓋骨月不啻云弟子獻歲三日移榻靜室雞犬人聲了不相聞一切應酬賓戚俱不相晤嗒然獨處且得善攝生高姓者對榻只以習靜設食為主藥裹亦為謝絕以聽自然若與來諭令外祖老先生大教符合此或不肖第一點

薄福可獲生機也王醫官敬留一日俾得領其精旨暫送
還秦卽盛伴亦暫遲以便與之俱西然盛德厚誼業鏤心
難護矣伏枕草草殊為不恭亦不盡所欲陳于祈台亮幸
甚天賦雄奇今猶靈秀至矣無二卷英雨龍舌說教卷學
答馮少墟二卷中語甚奇其門下黃龍齋真可也
細讀大教仰見作聖之志真切懇惓深非近世學者可闕
其藩牆中間字字句句鞭辟著已讀之周環不忍離手其
最為鯉弟醉心者曰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曰做聖人易
論人之本來真愛曰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而語識取則
須自念頭初動處其學者大病在不肯把一生精力拚命

卷四十九

十三

去做被門下一口道破至讀十則真足自警而怕人責備
輕是非人實學在讀一句行一句學聖者在悟尤忌輕談
舞劍與夫性非玄虛勘破世情不受盡言又不肯盡言尤
中學子膏肓危證山中寡陋不知何緣得承鑄誨如斯慶
幸之極無逆於衷惟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乃聖學大關
鍵敢以請正中字自堯舜拈出卽孔門一貫所謂道心也
通天地該古今徹晝夜生死無二界無兩時子思得家學
真傳乃曰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此非有二境也動靜
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本然之體無分於動靜故雖聞然
孰睡亦謂之發以有夢也卽無夢亦不得不謂之發以此

心活心也活則常發而卻曰未發語本體也本體常發而惟中節則不識不知物各付物門下所謂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是也蓋本體元不曾發也周元公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此一貫之旨虞廷以來之真傳也詳玩來教曰雖是曰纔與曰一般猶似兩境然者定有精旨幸卒賜之教

夜來再辱枉教并挑燈讀佳稿大抵皆體驗所得益幸聞所未聞而謙沖雅度真出風塵更令人心折其天錫我良師乎感激無量佳卷僭筆數語即賤子時侍左右純繆淺膚祈惟批教疑思錄倉卒未及註片語請正併手卷附壁

卷四十九

十四

異日肯惠副帙俾卒業當有以請也為學在仕途視山中工夫為難弟嘗驗過門下學已得力當不慮此然長安道上容易混過幸珍重焉弟資最慵惰無可奉命容圖之尤先生誌上覽再承惠先傳教言謹謝書不盡言

答徐仁宇

嶽望鴻材囊中推重旦夕還闕自有竹素勳猷煥熠無窮如鯉弟甘心邱樊日惟灌園藝禾與林花野鳥相夷猶戶外事都不聞問間有一二同志過從談及身心嗒然忘懷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年丈便中幸有以督策之第往歲聞於事機罪廢宜然何當大疏且驛騶始矯首於伯樂干

將方炫采於風胡弟則何人哉此過誤之知感激固宜其非常矣

與劉西塘

曹先生祠祀本有關繫而識短筆劣殊不能發昨所云儻不中用示下另稿非貌言也又沔邑狀獨舉按臺豈此事未由司府乎何為其遺之也此番創始且當周道之左往來所必見者鄙意欲渠於司府仍一照驗碑中亦書銜名似便未知可否育吾表兄兩舉未妥致茲多口昨馳一函勸其不必深辨亦無過求源頭只決志乞歸為得表兄值萋斐貝錦之憂鄙表如刺而鯉臯戾多端彈文猶以借

卷四十九

十五

容形主多從末減幸也且本是以弟累兄而今返謂累弟風聞之不實如此我太翁亦以支連見慰鯉能安於心乎然以愚兄弟上塵尊念感知如何九月中欲弔同田文其時諒得追隨日承示及又感有賜教者祈付見室處至懇與友人

向奉告馮驪事未辱見答心竊疑之豈尚難斷此蠅頭耶雖然淡而不厭已答我矣不然此中蟬聯蜩縮或又以親為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君子之學莫大乎與人為善澠池李惟醇篤信好學士也意氣精神專一不二三旬中峭函道上且六往返酷暑徒步不憚勤苦眼前朋友固多未

見有真切勤拳如斯人者余志意頗屬雖以良弼曉夕相觀然得於斯人夾持者更多頃曾奉告亦未辱半言及之何也世間無志者衆得一人焉不以告人不惟人人不得為善之益即彼有志之士所賴我獎掖鼓舞之方亦太疎矣是果與人為善之學耶來書動云羈於家冗夫吾人百凡應感無非此道固不得謂之冗而學急先務又不可以冗奪也今為諸生且云冗矣設建牙幕府百萬材官武士皆我指麾而敵兵亦百萬在前警報時至呼吸之間風雨陰晴莫可端倪又設蒞職要衝社稷人民甲兵錢穀與夫訟獄案牘一一當前且過客如織應接不暇而又上官突至沓臨於斯時也冗乎不冗乎何以應之將諉之乎冗置之不足理耶亦濟濟蕩蕩隨吾所答不顧其勝敗治亂耶抑亦審其何者緩何者急斷之於心而致行之耶當必有道矣或曰今直未有其事耳當其事自有善應之策審然者則是今日且打賒帳非正務矣脫終無其事此際不虛度乎以上三言不免過直亦恃賢者能受盡言故也不知以為何如

傳

我疆孟先生傳

我明隆萬間有真儒曰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氏山

東菴平安平鎮人生而高朗貞介專意聖學嘉靖乙巳年
二十一聞其邑宏山張先生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乃
於是執弟子禮隆慶己巳膺恩選是時督學為安成鄒穎
象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先生
雖諸生多所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
不凡既入太學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仙庵嘗試心及
未發之中二論館師奇之是年鯉亦游太學一見先生遂
契合而先生學日益進嘗曰道須卓悟學貴真修明年庚
午舉順天鄉薦先是春月囊橐垂罄或餽之金或餽之粟
帛皆謝不受獨不拒鯉曰我與君契合不足我且向君索

之取予不苟亦可槩見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甫
經寇大創瘡痍未起逋亡且夥先生極力拊摩遂定安集
諸所條布如里甲傳置釐為條鞭又置快鎗火藥埧坵砲
架教民防寇瘡痍漸瘳而逋民胡聚良劉進孝等千三百
餘家各攜妻子還皆為處業嘗行部見盲者廢疾無依者
惻然收而養之鄰封皆至則寓書其尹為之養有謂迂者
先生曰我非渠父母耶六載焦勞未嘗廢講閭閻且知歌
咏庶幾哉武城遺風乎萬厯丁丑轉大理評事蓋先生政
務實不求人知而又不阿事上官以故僅得恆調故事入
京率有書帕先生獨無且前此兩入覲皆無於是峻卻餽

遺惟留情平反暇則集所知談學靈濟宮雖以是見嫉于人然名亦以是丕著己卯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山海迫邊且令甲戌遼者不得竄入又高麗諸國入貢咽喉寔重地云時關法久頽秉政者欲簡才守者往且奏給特勅蓋前此未有也先生譏察有法關政肅然先是關民出入不譏用夾帶逋戍為利藪至是輒造飛語又先管關某嘗取遼商踰限列贖餒充私橐先生不然某時為職方郎中銜其形已也間謁政府進冷語曰山海須得一郎中往主事難鎮壓也政府笑曰在人豈在官有如郎中品窳縮胸奚殊主事乎雖未是其言然巧詆之矣及辛巳京察卒

以詆當外調眾譁然不平先生不為芥蒂或諷之揭白政府先生曰吾不逢人以弭謗亦不申揭以白心聽其所止而休焉其不可乎候代七閱月關政肅然識者歎服是年遂乞致仕既還里闕覽古今探聖賢蘊奧對時題詠其樂灑然有曾瑟顏琴意趣詳具里居稿理學辨疑及村居雜詠先生道益明名日益著四方賢士大夫道安平莫不求一見為快甚至依依數日不忍去甲申撫按交薦其冬起刑部主事乙酉如京刑部號聞曹而先生又不為一切徵逐杯酒殷勤之歡日惟捷戶力學有同志來驩然相與講究京師故有會然多作輟得先生人人興起亦人人願交

先生先生亦以斯道自任接引惓惓先生官不逾六品百
寮仰若斗山雖無政事可觀而嘿淑上下裨風化者不淺
人咸謂東魯復有孟子焉丙戌轉員外郎九月改尚寶丞
越明年丁亥三月奉命祭衡府便道入里撫臺李公戴訪
先生安平對談白宿寺凡三日且請訂正明儒經翼先生
嘗謂是書踏駁因錄其善者附以己見李公特梓以傳戊
子還京先生年已六十有四矣精神如壯不少衰時時取
孔孟書讀之多妙契隨契隨筆名曰讀書管見生平好學
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宵肯闕過斯其所
自體驗乎明年己丑轉本司少卿春三月五日卒先生自

卷四十九

九

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道若飢之於食
寒之於衣期於精詣自得其仕也舉世尚同獨出手眼非
有邈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以聲音笑貌為之能乎以
故歷官十九年蕭然寒士其與人游也河流為澹衡度為
平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之則反修而無
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昌黎入覲同衆尹見
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君何氣象之出羣乎扣其學
因與定交其為詩文闡繹心得不事鏤雕擊悅凡所著述
必有發明其論心也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
皆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月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論聖學正脉只在志仁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初何嘗以改過為入門正路克己復禮自宋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為解先生曰若是則原子克伐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乎其仁耶蓋孔顏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嘗答人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滓尚

卷四十九

十一

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悞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甯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溼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求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促賊此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

防既來則逐之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其論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鯉交先生二十年先生言行皆鯉親所睹記於乎世之知先生亦多矣然未之深知也著其論心論未發論聖學正脈微見其槩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曰山東自孔顏諸大聖賢沒且二千年傳經砥節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直透學脈如宣尼所謂聞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四子傳

四子者趙永澄張騰霄王爾恕鄧州牧也余偶出城南顧瞻川野心忽悽然泣然出涕不覺喟然歎曰良朋何悠邈

卷四十九

五

乎昔陶潯陽思友而賦停雲百世而下有餘慨焉余品格不及元亮而感慨略同緬想四子善人也且皆耽學余所不逮徒以一日長皆謬師余昔也相與游處今不越半載相繼淪落嗚呼風燭萬事草露九原罕虎逝而國產心悒惠施亡而漆園說寢斯亦古今之同軌乎余悲焉余思焉余懼若人之泯泯也作四子傳趙永澄字則映余新安人也性亢直與人處披肝示慤忘形骸非其友不友在里中則親周靜涯昆弟善萬汝仁江汝復陳仁甫適宏農則交王勇真張希龍友有過若己之過規切峻厲人莫不憚嚴友某害于德願性剛好使氣衆不敢言則映獨正色規之

曰君不嘗偕我洛下北面先師乎又不嘗偕我講學川上乎何近事乖刺也語極峻直其友怒譴詈之人所不堪則映不為變友卒悟及如孝繼母待異母弟友愛有加尤為里黨傾服居亡何忽一疾沒幼真歸其喪新安葬焉先是食貧攜家讀書張茅張茅幼真所居里也則映祭掃東還至硤石忽聞陳仁甫死驚嘆野哭聲振山木行道之人嗟異自是悲連日不能解生平義利甚嚴臨終屬幼真曰昨補廩曾貸數金君為我償之得諾乃瞑是時周靜涯已謝世汝仁汝復聞則映死哭之曰邑中失一善人自此不復聞直言矣張騰霄即希龍體幹修癯器宇逸爽望之知為

卷四十九

三

有道人性坦無它腸果于為善幼真稱其有單刀直入之勇見人學喜動顏色且勉翼不懈幼真十歲喪父子立覺覺里閭閻誰肯告以善希龍雖居郡城中而嘗有意從史之他日幼真負笈來新安遭希龍于道問何之幼真具言其事希龍曰善哉終身事業自此定矣君前驅我將率吾弟冲霄起步曩宏農士祇攻舉業自幼真東來濟濟務學俗尚丕變本希龍從史之力也希龍沒家甚貧遺一子幼幼真鞠而教焉王爾恕幼真從姪字一之三歲失怙稍長竝立如成人茹苦務學嘗曰我母從二十歲孀居撫我我不克激昂砥礪就德業稱母氏志是天地間靈人也間御

醜辣叱曰嗜此倘害于目何以讀書母孀居撫我謂何遂絕不食彊為善不忘錚錚在同志間後其母貞節趙氏卒余為表其墓鄧州牧字信斯亦希龍同郡人質訥精神內翕視其貌若無所知識而含英懷藻思慮通明篤信向善遠非義如污濁其學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幸未立年與一之遺孀俱沒益生曰近世朋友道絕勢利交則有道義否生前交則有死則否有如歸殯則映鞠訓孤兒雖幼真好行其道然觀希龍勉幼真及則映屬言則三子固視幼真如己生死交情惟道是重若一之屬志信斯本訥均所謂善人非耶此余所為悽然泣然喟然而思也余不知潯陽

卷四十九

三

所感亦若四子其人乎否

鬻薪者傳

愚聞之師曰山中貧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咸賴斯人以養欲耕無田欲賈無貲不得已入山拾薪趨市鬻之得錢易米歸而炊食奉母及妻子以為常嗟夫人至鬻薪苦且拙矣然心之全德亦不外是彼其不忍一家枵腹而飢思所以養之可不謂仁乎知薪足易米也而鬻之可不謂智乎食先奉母事理宜然可不謂義乎奉母必讓非禮乎其鬻其養皆非偽習非信乎斯人也未嘗讀書學問而鬻薪一事心德具在蓋天機自然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獨彼由

之而不知之耳學者讀聖賢書宜著於斯道而反以學問
為長物曰我不能吁豈真不可能哉吾於鬻薪貧民有感
焉隱居行狀河南西川尤先生行狀先生行狀河南西川尤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姓尤氏其先蘇之長洲人高祖文亮
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承德郎戶部浙江司主事母姜
氏封太安人王氏蓋生母云先生生而穎敏年十六游郡
校即有聲嘉靖壬午中河南鄉試明年癸未見王文成公
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

辰除署元氏學事所諭士大都端趨向重躬行在闡姚江
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為課甲午丁外艱服闋復除章邱其
諭章邱士亦如諭元氏士也兩地士心悅誠服多所興起
庚子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時為祭酒特重之每令
六館師生以先生為準壬寅年四十矣念古人道明德立
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
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晴
川劉先生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
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于心泊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
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犴陞中印正

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庵周
訥谿諸君子甲辰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潞豐鈔關所權
僅僅足國課纖毫不以自污至奉已澹泊人所不堪先生
處之怡如也丁未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
年明道修德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
郡守有道官地者竟謝不受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
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墮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
矣人苟不隨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
志但當虛心切己共求精一耳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
不同有問如何入門者則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少問曰

卷四十九

五

只在此心問自己病在何處且求採藥者則曰問病便是
知病不言而喻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則曰放者心也靜
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卻恐或為外道所攝問一貫只
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
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功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
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病人心不知
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
天下之疊疊矣其為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
省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有慨于傳文成之學
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則喟然曰夫良知無終

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道體之實地也且夫孔門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曰其恕乎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此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為實際可謂有功文成至造詣純全德器溫粹不言而飲人以和如春溫發物莫知其所以然又非言語所可況也陝洛間仰其德斌斌服從至百數十人而四方士大夫道洛下者恆以得睹一面為快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行行于世於乎河南自兩程夫子沒繼此學者鮮矣先生崛起五百餘年後以

卷四十九

三六

聖學為己任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透中堂左龕設文成位每晨焚拜來學者率令展謁尊信如此而其精微洞徹成已成物學修而道明德立而行尊寢然為一代真儒蓋尤有深造自得者兩程以來一人而已卒於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距生宏治癸亥夏六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八配解氏先卒子洙府學生亦先卒女二一適訓導李柔一適學正李根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居厚居默俱府學生曾孫學顏學曾學思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葬先生於洛西澗之陽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家貧一切喪具悉出洛縉紳在門下者而四方門人環哭送葬者

踵至化鯉從學久受教最深乃羈京國弗克奉遺訓慟恨
曷勝居厚嘗私紀先生履歷因詣扣之先生為述一二事
已而見其族年月扣之不置也則駭曰若欲何為耶自是
絕口不復言矣蓋先生之學得諸心不求知于世至如臨
終所自為誌亦僅紀世系歲月而已以故嘉蹟懿行不少
傳述然而念念歸根動合道體神凝氣定貌莊色溫自壯
至老時刻不離此學殆所謂無行不與者耶化鯉謬以所
聞敬勒狀如右深懼庸劣無以窺先生之大也

墓誌銘

明徵仕郎南京龍驤衛經歷方山邱公墓誌銘

卷四十九

三

隆慶辛未冬十月六日方山邱公卒先是化鯉造請公坐
談終日登山歌嘯且期我師西川尤先生于洛西商數年
所得無恙也曾幾何時而計至於庠哲人已矣鄉邦失耆
舊同志失法程傷哉公諱鳳字鳴岐其先山西翼城人元
末諱仲德者徙河南之新安仲德生聚聚生貴貴生志興
志興四子公其仲氏也公世業農弱冠為憲司吏聞天台
陳先生風毅然以效法古人為志衛指揮某罪當落職賂
公求解公峻色以卻當途重之名震河藩嘉靖戊戌謁選
丁外艱既服闋以母老不欲出且十載值尤先生乞養歸
造廬相訪促膝論道月餘而後返慨然曰古人也自歎不

及因贈言勸之出而公母氏亦卒公乃以庚戌拜獻縣丞
敬上愛下事雖至瑣固不恪恭持己嚴毫無所染即古劉
伯榮吳處默之廉何加焉鄉大夫劉公某贈以詩有門掩
苔花一舊貧之句少司徒玉泉陳公瓚時為侍御每稱于
人曰邱丞吾師表也誠重之矣馬院徐公按河間欲得屬
吏最廉者風郡邑以問陳推府麟且令毋拘資格陳素重
公遂以公對而見吾陳公大賓為郡守尤重公屢薦之丙
辰轉南京龍驤衛經歷見吾公致臚縣令為設供具皆固
辭去之日一馬一僕衣笥圖書而已在金陵無業牘勞得
肆力古聖賢典籍故公於學庸論孟禮記諸書晝諷夜思

卷四十九

三

深有味乎其旨且悔學之晚也過大祀必齋沐出宿官衙
衛官以是日閒暇設宴召公公不御酒肉其酬衛官菜果
茶餅外無他焉己未秩滿贈父如公官母路配劉俱孺人
越明年庚申致仕渡江謬刳於盜發篋衍無所有驚曰繫
清官也鞠鞫而去歸田十餘年讀書談道怡然自適足未
嘗履城市邑大夫屢請賓鄉飲辭謝之曰此朝廷鉅典鳳
何人而敢與乎居常每晨謁先祠婚喪悉如禮制訓子姓
以道化及族里靡弗質朴雅飭初公養母時嘗親耕稼孺
人亦躬為盥有龐鹿門風公治田精常多獲弟欲以田易
公田公欣從焉後治易田復精復多獲弟又欲易孺人有

難色公思有以誨之值燕會佯令孺人往孺人口聞有丈夫燕婦人可與乎曰婦人主家非丈夫耶孺人悟卒從其易聞者嘆服宛陵周公怡涇陽李公世達皆馳書候訊而盱江朱公大器督學中州特檄表其閭中丞孟津李公稔識公曰方山今之古人也嘗為二贊寄之其辭曰今也清官昔也清吏秉一寸心對越天地昔也清吏今也清官玄風雅度媿我儒酸是時中丞官徐方而公在獻邑後二十餘年尤先生讀而跋云方山翁知道者也廉特翁衆美之一節耳邑中無貴賤長少咸知尊仰於卒也莫不悲傷尤先生聞而哭深以城西約不能踐為恨嗟乎公胡令人景

卷四十九

慕若此哉公孝友貞介樂道安貧人但見為清吏為清官謂公廉士至事事以古人自期待中心融融若有真樂外物毫莫能誘則未之深知也吾河南自程邵諸賢後公庶幾踵其芳躅已公生弘治六年三月朔壽七十有九孺人壯齡先逝公鰥居歷三十二年絳有子輿王駿之操子男二長岳邑庠生先卒娶劉氏次陵娶李氏繼賈氏女三長適儒官張先生科次適李登劉道孫男三泮娶喬氏浩娶李氏岳出瀋娶馬氏陵出泮瀋俱邑庠生女十一適人者六餘在室曾孫男一女二泮等卜以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祖兆請銘於尤先生先生以命化鯉化鯉敢以不文辭

銘曰

嗟嗟邱公秉心真淳生今之世寔古之人幼居深山竭力鋤鋌長游臬司託身刀筆雖則刀筆乃肇聖功踐履篤實蔚為時宗為吏為官清風兩袖乞歸渡江拜於舟寇既返於家蕭蕭敞廬左圖右史澹泊自如一行一言為鄉人式秉義揭仁邦之司直聞者興起立懦廉頑無論長少僉曰方山念念好學老而不厭今也云亡伊誰型範於乎公之德玉粹金精公之志孔思周情公之操皜然不緇公之面溫然可噓公之力中流砥柱巍巍乎師表百世

王烈婦郭氏墓誌銘

卷四十九

三十一

烈婦者新安庠生郭時安之孟女也其生而貞靜端莊嫁而勤朴孝謹余不暇詳獨誓死殉夫為烈婦之大者余聞之歔歔泣然不能止蓋痛節義之不易云烈婦年十七歸王萃秀僅年半而萃秀病傷寒累數日不汗烈婦晝夜侍萃秀食乃食萃秀不食亦不食萃秀病革連三日不食婦亦三日不食亡何萃秀死烈婦籲天而哭誓以死殉聲出而氣絕仆地少頃乃甦甦而又哭氣又絕又甦如是者再四舅姑知其志請諸姑姊妯娒共勸之多方慰諭志不少回不食者七日姻黨劉某謂烈婦曰若哭爾夫乎然胡自苦如此肯自寬解安知再適不更愈萃秀乎烈婦不應且

視且哭又郭某者烈婦叔父也亦謂之曰汝哭誓死為萃
秀也萃秀死抑為誰乎汝胡自苦如此且汝祖汝父兄妹
俱在汝安忍舍之烈婦亦不應且視且哭舅姑知其志請
諸姑姊妯嫗勸之食且晝夜防守惟謹得不死迨萃秀葬
前二日烈婦有喜色奉姑飲食亦自飲食復謂姑姊妯
曰未亡人必不欲生第此時未肯死俟葬我良人歸甯我
祖我父既當求一死矣姑及家人信以為然又見烈婦飲
食也是晚防守少疏烈婦遂走後園樹引繩就斃姑及家
人忽尋烈婦不見即皇皇視其寢室亦不見及至園樹抱
號解下烈婦已氣絕不可甦蓋萬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卷四十九

五

也年僅得十九嗚呼傷哉方萃秀之死也情激心烈慷慨
一死猶或易也至于遲之數日父母戚屬之繾綣姊妯
嫗之慰諭曾不能一移其初心從容就死如此雖古哲人
達生委命何加焉烈婦蓋非獨能死也計聞之朝人人痛
愕邑侯沔陽張公擊節嘆賞即日躬臨其喪且題之曰妙
年貞烈而邑人士方具呈申請乞奏旌表雖于烈婦無所
加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脂韋之士懷二心之臣聞烈婦
風當愧死萬萬矣詎直為女流輩龜鑑哉烈婦母董氏生
烈婦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卜是年五月四日同
萃秀合葬邑城東文峯陰銘曰

於赫烈婦知有夫不有躬烈烈轟轟青年殉夫不愛生獨
愛節轟轟烈烈人曰生為愈不應人曰死無益不應汝黑
嘿籲天竟引繩而得正始也誓死飲食不御人皆謂烈婦
當必死既也色喜飲食忽御人皆謂烈婦當不死吁嗟家
人勸諭殷殷孰知烈婦之為心繫芳名之赫赫震宇宙而
光日月彼二心者道烈婦之墓傍宜茹烈婦之風霜

墓表

樂吾劉先生墓表

是為樂吾劉先生之墓先生自幼以守禮聞其事親也朝
夕在侍居母喪三年非弔唁不輕出門小祥後遇善繪老

告以母容寫再三不類翼日盥焚自寫鄰嫗見之曰劉母
也蓋稱孝子云督學水陽亢公嘉其行誼晉廩員而霽峰
王侯扁其門曰慈孝當是時化鯉即知向慕其後受學于
西川先生每述以相勗先生一聞輒契遂之洛親受業焉
歸而忻然曰何幸得聞至教乎先生諱錢字伯舉初號玉
鉉自謁師而歸也往來益密切磋益至一日過予予出陽
明先生集觀焉先生每觀一通忻然曰此即吾師訓也何
幸得聞至教乎及觀從吾道人記則忻然笑躍然起曰壯
哉蘿石先得我心方吾之聞師教也年已五十矣吾謂天
下之樂莫大于學將終其身樂而忘倦也以為深幸乃不

謂有年踰耳順忽棄舊習友人招之不返而從吾所好以學于聖賢如籬石者斯不亦大過人哉遂易其號曰樂吾蓋自附于籬石之後云世之人溺于利欲蚤夜攢眉曾不見所謂樂間有自謂為樂者又往往縱欲肆志是亦長戚戚類也何也彼其樂非吾之所謂樂也吾之樂處善循理不惟怡然自得者為樂即戰兢惕厲亦謂之樂何也心無所累故也先生蓋庶幾樂吾之樂而為吾黨所共仰者乎吾邑立會講洛陽之學且十年始講于寶雲寺再講于城南精舍又再講于陳仁甫書屋月三舉未嘗輟衆方賴先生夾持以求釋師訓先生胡為遽疾而沒耶方病革也予與二三同志往視先生先生顧謂予曰老師教詔覆載之恩也恨未能常侍側耳不及他語於虔觀臨終斯言則先生所樂不可槩覩哉先生沒再逾年矣予始表其墓蓋先生之行未易縷舉舉先生所樂者表而出之以示來裔先生得無忻然矣乎

布衣周靜涯墓表

布衣沒宿草幾青矣余與布衣師事西川尤先生布衣年長我以倍余嚴事之布衣亦忘年交我兩人相得最驩嘗矢之曰吾兩人必以古人相淬厲德必相黜過必相繩切布衣但見余喜次于面余但見布衣亦輒喜余曰我見先

生不待先生教語生意油然而布衣曰吾亦云云則又夫之
曰吾兩人每日不論有事無事必一面亦不論蚤與暮有
言與無言也嗚呼余於布衣能一日不企思耶布衣名玩
易字尚時其父洛陽人姓周氏徙居新安布衣生平尚友
古人事親孝待弟友愛治家嚴肅樂與人為善其父純直
翁質朴忠信見重先師既沒而先師私謚之曰純直布衣
事之能先意翁喜置器用布衣嘗預以錢進翁翁得適意
將盡必復預進以為常每市新奉翁必多其數置餅餌甘
熟亦然知翁必遍予諸孫也家無多田間嘗營什一之利
走汝南郊穎及關中出輒並歸或問之布衣曰父年九十

卷四十九

餘若風燭然我雖在他邦夢想未嘗不親側也迨純直卒
如素處廬三年不入內既服闋家居談道或問之布衣曰
向為老父甘毳計今父沒即澹泊正欲見古人明志何能
復走他邦乎我豈陶朱也哉君子謂布衣往日非徒營利
也至如友愛尤非常情可及當純直存時已抱七孫每飯
三世十餘人必依倫次同食內外服食等悉布衣調度與
二弟玩書庸禮雍雍同爨無異言綽有古紫荆風鄉人高
其義居家效古嚴內外不但巫覡輩不得入即媼黨婦女
亦少往來庭戶肅然有傭者曾事布衣語人曰周宅官府
行事蓋異之也邑中故未知講學自方山邱先生交先師

今二子岳陵從之游嗣是布衣兄弟亦執弟子禮講格物之學布衣始亦獨惟自修未敢以告人人視其舉止莫不訕笑布衣不顧也及余從先師交驩布衣而布衣愈益泮厲達人必誘以學青衿韋帶之士及賢士大夫多推重焉在洛如梁北峯劉西塘李春野陳仁泉諸公咸引為同志友皆斂衽禮貌而布衣尤樂與人為善見人有善稱不絕口曩走汝南關中所至咨訪仁賢歸必以語余是時里中黃君道貧而行義邑侯嘗令部軍儲赴輸小灘先是部儲者恆墨斂衆金以自肥黃君即衆人循例自與亦毫無所染其諸卻餽不一而又不令人知獨布衣知之特詳他如

卷四十九

郭君士懋之貞達趙君永澄之直諒以及陝沔嗜學彊志之士多布衣所深嘉而掖引陳村張亨夫婦賢布衣每稱說其事津津有味其樂善亦不減古人矣余聞布衣墓道嘗有人焚拜不令布衣子弟知向微學古篤行胡能感人若是至迺世系生卒別有家乘故不及

孟化鯉曰學者不可無師余觀百工其技藝至淺猶知求師成藝况君子德成而上師顧可廢哉布衣悃悃謁謁先師而學之視身澡德家庭雍睦遠近嚮學者皆推以為前驅曩令春秋邵日刮月磨則古人老年儆戒當斐然在布衣衣帶間矣余故表而出之豈徒抒我企思抑以明學

必有模範云

王節婦趙氏墓表

余嘗悼世之士貳行也於貞烈婦女每慨歎敵衽之夫士也猶有師友之講明詩書之啟悟彼婦女者不尤難乎若陝州張茅鎮王母趙氏可謂貞矣趙之夫曰以恬年二十五而即世時趙年甫二十一歲翁姑無所養二子幼呱呱未立茹哀飲血拳拳惟保養老幼是厲其父母謂趙年尚少數以語諷之冀奪其志則號泣仰天曰我非死之難獨老幼無託之患必欲強我嫁是速我死也父母不復敢言居常躬紡織勤若是甘終翁姑之身訓二子學二子長曰

卷四十九

三六

爾恕州學生次曰爾慈皆成立烝烝嚮學里黨歎服當道聞而賢之奉恩詔扁其門曰貞節逮辛巳年卒吾友王君以悟述趙苦節請余表其墓余因是又有慨焉吾師西川尤先生講文成致良知之學余與王君叔姪皆從游世每議良知不足盡道余請以趙之貞徵之當夫亡之後父母奪志之時從違決于一念智也勤苦二十年其守不爽仁也不背夫義也養翁姑孝也訓二子成立慈也一事而五善備焉藉非節則無以成此善又可以見道無二致而不假講明不資啟悟儻所謂不慮不學天性之良非耶此余所以深信良知之學之不誣也此余所以深悼士行之貳

而擊節于貞婦也昔孟子與氏先喪父其為亞聖蓋得之
母教萬世下誦孟母之賢而不及其貞豈以貞順婦道之
正而教子賢聖為更難耶嗟乎王母之貞業已旌矣務其
學成其身追躅乎前賢俾王氏之閭與三遷並耀是不在
爾恕輩耶余故因表其母而併致願于子云

卷四十九

所學而于良訓也昔孟子與氏先喪父其為亞聖蓋得之
母教萬世下誦孟母之賢而不及其貞豈以貞順婦道之
正而教子賢聖為更難耶嗟乎王母之貞業已旌矣務其
學成其身追躅乎前賢俾王氏之閭與三遷並耀是不在
爾恕輩耶余故因表其母而併致願于子云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十

孟雲浦先生
祭文
祭尤師母解夫人文
河南自兩程子後迄今餘五百禩矣我師西川先生實接其傳乃若以德配德駢芳埒美如秦匹晉如圭和璋者我師母也近談學者衆矣天真而下漸失其真每每論道體議性命豈不謂精微哉然孔門論學自孝弟忠信飲食日用外未嘗空談道體何耶豈非以道無淺深庸行皆性命

續中州文表卷五十

而性命徒談則易流于玄虛意見乎是故先生之教吾黨一則曰孝弟一則曰忠信一則曰飲食男女而尤拳拳于恕之一字外是無說焉夫道一而已矣職分即道體也譬汲水然未聞汲水者舍面上而從事淵底也面上水與淵底非兩也先生之學所為稱平實易簡由姚江而上接伊洛之派乎此洙泗正脈也某等顛蒙稍知彊于為善是固先生循循之教而師母寔與有助焉今也天相先生為斯道宗盟年雖逾乎從心而精神猶然康泰我師母不翊贊道化以成吾黨顧遽遠太虛何也臨柩一奠誄以俚言師母有靈其尚鑒此情愴乎

維萬曆八年庚辰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庚申門生孟化鯉涕泗稽首謹致詞先師西川尤先生之神曰於乎先生已矣泰山頽梁木壞矣化鯉小子失所瞻依矣化鯉受先生教育恩非筆楮可既乃以筮仕羈在京國不克奉遺教視舍殮聞日月有期將安厝嵩邱瀍穀間佳城矣又不克從二三子後築塋塚上一寫此心之哀終天抱恨復何言復何言追憶嘉靖甲子化鯉候試洛城時未知向學先生與二三子坐講化鯉漫游階下花竹間先生憫之曰噫恁好資性顧不知事學耶化鯉竊聞之脉脉心動茲教育之始

卷五十

二

也越明年乙丑夏因夜臥不得寐輾轉牀席偶念及此學以謂人生決無隨俗混過可以為人之理亦無有罔所師承此念可久而弗渝者賴表兄李伯生氏先容晉謁先生北面受學焉十六年於此矣十六年間雖未嘗時時待函丈然侍之矣或二三日或五六日或十餘日聆真切之教發蒙撤節未易縷數也化鯉每告歸拜別先生必囑之曰子歸而有疑難處感契處不妨筆出相證化鯉因條書請批駁求是正今昭昭簡冊手澤尚新未易縷數也先生未嘗漫為應酬文字會意直書率關道要即不得已應酬莫非闡揚此學每以示化鯉受讀卒業必手錄焉藏有多帙

矣未易縷數也蓋先生之學化鯉雖未窺其涯涘然沈澹純粹理道洞澈大要以孔門求仁為宗而私淑於近世王文成致良知之訓所著擬學小記直足以接姚江沂濂洛探洙泗而開斯人之蒙瞶是以居邑濟濟景從心悅誠服延及衛北滇南亦有負笈來學者詎直化鯉親炙之已哉始化鯉謁先生先生語之曰學問無他在毋自欺他日曰陽明先生說致良知最盡頃年有慨於世之學者動輒談及玄虛要眇之鄉以為入微而考其躬行則不逮故惓惓勉以職分見在處用功而曰孔門不輕言性命但說職分致諸論語可知也蓋為道懇切成已成物因時立方採藥

卷五十

三

我人心獨苦矣化鯉荷教育深矣至矣先生之恩殆罔極之恩而化鯉不得為慎終之報抑將何以為情耶昨家君遣僕來京化鯉尚問先生安否忽得訃音未知所措已為位哭奠載遣家僮孟在賚誄語代叩靈几遙遙千里祭猶未祭於私衷實不盡千百之一也先生其鑒化鯉之誠哉

祭我疆先生文

於乎道在今古待人而明而賢聖相繼則常有絕而復興慨洙泗濂洛既遠世之學士遂失其宗趨步者近迂訓詁者多俗而妙解者又闖入於佛乘人是其見誰能默契肯縈而得不傳之精於惟先生間氣攸鍾宏志卓識瓌意琦

行學深鄙乎獨善道必期於大成書非正學不覺言非正論不騰禮不妄有所及人不泛與之朋苟有可觀即閤巷所不棄苟無可取雖貴要其弗稱處絃冕若固有值瓦抑其無憚遭蟻汚而不辨當溷濁而罔同壁立萬仞百折愈勃一介不苟千駟弗驚仕宦十有九載蕭然其若寒生望之喬嶽者氣象端倪也即之冬日者顏色晬充也議治道鑿鑿有據福宗社而澤黎氓談名理疊疊不倦闡千聖而聲聲蒙論心則啞血肉非是論未發則曰中節為中謂志仁無惡乃作聖之準繩謂克己復禮豈去欲之憧憧若後儒之為說詎孔顏之嫡宗著述甚富闡繹殊闕匪迂匪俗

卷五十

四

妙解胥貞契聖學之心印陋末世之說鈴不知者謂先生為唐之景倩為漢之祖崇擬澹泊於閔道羨風流於淵明其知者謂先生匪孔門之狷扇舞雩之風遠可方夫廣川近足媲乎石翁抑豈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終身斯道更有在乎道脉之正昔者孔子之學獨博文約禮秋陽江漢為入其宮若孟氏之集義實無忝于顏曾無欲定性宋有周程既絕復續曰惟陽明及如洛陽西川先師與先生之師宏山張翁雖皆私淑新建而寔各得斯道於道經論先生之所造由師授而愈融繫力踐與卓悟誕道岸之先登非何私其所好洵千載之公評化鯉不敏燕市班

荆廿載道義相與有成雖聚散不一而規屬時通一真自信先生無爽二孟宣頌鯉忝並稱將期木鐸大振甯意泰山忽傾而今而後箴砭誰憑於乎荏之山猶嶙峋其上峙乎而先生胡以獨傾其形河之水猶泓濟其北注乎而先生胡以遽秘其靈傳先生行狀先生遺稿以覺後學于無已肯使之一旦而露零欲往一哭莞疚在躬臨風寄奠寫我哀衷言不盡意先生有靈

合真邱公文

我聞性不閑者機竇敞而精搖志不遠者習套熟而神剖求壽考于若人或永焉或不焉吾未知其然否公也徜徉

卷五十

五

方山之野木石與居而鹿豕之與耦足不市井心無城府紫蓼綠葵秋菘春韭含哺鼓腹帝力何有洗耳拭目蓋嘗峻卻冠服于亭長奉詔公舉之日被裘負薪又竊聆西川先師緒論于巖洞之口優哉游哉散放叨畝豈郝參軍所指處則遠志許刺史所稱無機性閑乎何神完精固享年若斯之久也彼羈帛祿位桎梏貨利志齷齪而性擾擾者相去奚啻霄壤而公真盛世閑人太平之黃耆衆方蘄公以香山元爽為後進著蔡為鄉邦模範胡為乎步健視明遽無疾而容與逍遙陟降上帝之左右嗚呼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古之人不憂身之死而憂多咎之在躬身苟

多咎縱跼齡錢壽祇足為斯世之攬槍公呼孫子談笑著
衣坐而仙化髣髴古之自知死期徧告同官令子弟市棺
具之遺風九十四歲壽考令終無亦比宋儒者所謂存之
順而沒甯吾儕慚性志之未定恨機習之牢籠精神悵其
走漏慨隙駒與雪鴻睹老成之彫謝相與奔走彷徨而悲
零惟靈爽之不昧其尚歆黃 而鑒赤衷也哉

合真應賓揚翁文

嗟嗟公遽厭人間世辭鱸堂耶蓋所貴乎人者不于身之
顯而于性行之臧苟不臧而顯乎雖顯非顯其或視身而
臧乎生有裨于俗化死見哀于閭閻即不顯予且以顯歸

之曰此論行也而不在區區爵秩之焜煌惟公悃幅朴茂
坦夷溫良治家有法應物以方至御賢者更為之虛襟謙
受人頌盛德之光一團和氣曾無幾微徵乎顏面厲聲赤
色即臧獲亦見其未嘗兩郎君翩翩然振爾家業而猶拳
拳教以一經督之百畝曰業勤則精嬉則荒澹於勢利惟
性喜歡飲不擇酒酒必飲滿醉則喞喞絕倒蓋亦自有其
樂不在乎酒而豈若劉阮之猖狂其中舒舒不蓄鱗甲其
貌愉愉不盼青白其事之得也失也但見一笑爾矣而欣
戚於是焉兩忘吾邑自方山先生沒并二三嗜修味道君
子亦皆相繼淪落風俗且隨之以蒼黃相彈以勢相援以

利相距以機智令後輩爭效虛誇轉眼風雲莫知所底麗
談古人則見謂迂闊不適于用有志者亦且不免于惑皇
如公性行樂易質直衰然古道之望假令生乎弓旌幣聘
之世肖形枚卜舍公其誰乃今王公大人既不能引藉譽
聞位公以雲霄日月之際而吾黨復不免咨嗟涕洟徒睹
公飄飄騎箕以彷徨嗟乎世之死者非一彼冠裳楚楚無
得而稱即顯也試與公校之孰短孰長然則吾黨怛化不
已從而追思又從而誅之詎直為一人一家悲以愴也哉
雖然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常惟耿耿之不滅
雖黃壤其吾室而吾黨又何歉歎于日月者之齊茂草而
俱藏清酒一占生芻一束公之魂誠無乎不之也金斗雲
靄之間必有憑而縹緲吾觴者矣

贊

方山邱先生贊

先生嘗為吏為官人皆仰其廉矣逮鯉從師尤先生
聞之及知先生為師莫逆交而師甚重先生嘗歎以為不
可及鯉又聞先生蚤歲聞天台陳先生風毅然以尚
友為志終七十九年力行不倦卒稱其志云

蚤慕天台義利判決胸次曠然冰清玉潔其知道乎廉一
節耳卓彼方山千古仰止

西川先生像贊

嗚序此西川先生像也先生弱冠有悟終身修德明道以聖學為己任接人則和粹之容可掬而心體澄淨一滓不染擬學小記足發孔孟之精微從遊者百數十人鯉愚下誠莫窺其涯涘然竊謂程子以來一人而已乃者瞻像進思敬擬短贊非敢云足以槩先生也

嵩河間氣鄒魯的傳道德純備規矩方員秋月水壺春風時雨趙宋伯淳儼然其位

雜著

卷五十

書徐仲雲使面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此最是緊關語

五經論益之訓莫非慎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為何者非獨此是為學要緊工夫此處忽無學矣

以見聞用工者終類蠹魚以豪傑自命者多成畫虎狂者進取斐然成章自有一種實事可觀若如後人所解則是大言不慚的人宣尼何以苦苦思他學者須是卓然自立若怕人說作異向人做面情恐其流卒至於鄉原

特立者多忤世混世者必失己與其失己也甯忤世
學問元是易簡的人自有知識後便染習壞了為仁由己
反求即得畏難苟安斷非有志之士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學者
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抑戒賓筵之詩吾人不可不書諸座右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孟子曰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予每誦此語輒惕然
有者

卷五十

九

以上十條願與仲雲勗之

書鄒南皋卷

南皋先生請告還吉水二三同志謀贈行李我疆先生
為題卷首曰洗心藏密曰斯南皋子之學乎蓋各闡斯
義余受卷爰述所聞一二質之

夫心也虛靈明覺至大而密至顯而藏潔潔淨淨孟子所
謂赤子之心者也知誘物化私欲障之如身之有垢故須
洗翼翼兢兢日新時習順無敵羨逆無怨尤所以洗也洗
則復矣復則藏密藏密則神智渙而化光

寡欲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內也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

業斷天下之疑之謂洗之謂藏密而非外也何也寡欲則一一則徹動徹靜徹上徹下徹古徹今無所不貫是謂真洗心藏密洗非襲取藏非枯寂

易言洗心不但曰藏密而曰退藏退字極有味即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默識中庸之篤恭於學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一密何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况人乎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是聖人之洗心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賢人之洗心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是學者之洗心安勉不同其歸一也

卷五十

十

或曰釋子無外內皆空老氏真人潛深淵無亦洗心藏密乎曰渠空則皆空矣渠潛則一於潛矣吾儒不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變化氣質可謂洗心乎曰沈潛不肯剛克高明不肯柔克即是心粗即屬放心非洗非藏非密也然則變化氣質殆善洗心與

書謝盤谷憤樂相尋卷

盤谷先生三遊京華余嘉其志於歸也書以贈之

孔子稱回不改其樂且自謂樂在其中至好學終身不厭

學
回與同之夫學即憤也樂即學也即憤即樂是謂孔顏之
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耶不然
安得無悶潛龍之學宜如此

孔之周流孟之歷聘是學不厭蓋處處求益也遊而非此
不可以語道

孔云聞道是學問緊關語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後世勵
節敦行之士儘有可觀先正卻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書鄒大澤卷

大澤年兄篤志嗜修舊矣乃者請告南還猶懇懇向一

卷五十

十一

二同志商心學之要經也安所知識請所聞以就正
定者心之體動應即定也蓋變化云為非於心體有所加
無加于心體何定如之故程純公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為性定

孔門罕言心其言孝言仁言言行言政學言天地萬物莫
非心也是學問日可見之行也時時學問即此心時時流
行

心無起無落若強把此心要捉得定是執血肉之具為心
而未窺此心之真也宣尼只論好學而戴記論正心修身
必到格物始盡夫格物者定心之實地也

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學須顧位實心盡分絕一切歆羨怨尤之私斯謂之心定學者誠好學則必能改過遷善惟日不足不然非真從事于學也或曰心常定常應常應常定何至于過蓋人生而有氣質之偏有習染之累安得無過顧心體之明未嘗盡泯好學則自然知過自然知改如是而後謂之真好學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立志為先志欲何為須要辨別

實心為學自然虛心求益故親師友以講習摹古訓以持循皆是培植灌溉此心不可缺乃若講習者持循者知講習持循之不可而從違之者誰乎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真種子卻在自家自求見本體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或且視之為瑣屑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竊藉以為口實

右所述漫無次第媿非心得幸值躬行君子必有以誨

我者敬俟教

計曹私紀

丙戌夏六月二日時
為戶部貴州司主事

萬曆甲申上命刑部侍郎邱檉吏科給事中楊廷相同太監張誠藉故相張居正家少司馬石星寓書邱曰內操事可從史張司禮令還京言於上邱從之迨乙酉歲夏月上

燕居問誠曰汝湖廣往還何所聞對曰聞諸道路皆言內
操不便蓋謂禍機伏也自是內操遂寢丙戌夏五月上又
謂誠曰朕嘗志于古聖帝明王汝知之乎誠叩首曰臣知
之上曰汝謂如何對曰陛下第一須保養聖躬聖躬聖明
之本也曰如何保養是時上方喜觴政好女德更有少年
閹俊十輩甚見寵誠因言臣嘗請魯論君子三戒戒色為
首又酒雖卑和氣血然傷胃損德亦不細兩者有節保養
聖躬之要也上曰都誠長跪更有欲言不敢言之狀上曰
第言之無怖誠叩首慨然曰官家事何者不壞於奴婢輩
然亦朝廷寵遇致之上曰何也且曩者天下謂武皇帝有

卷五十

八黨然則今亦有謂朕者乎對曰外間都說陛下有十俊
上赧然面赤誠逡巡而退未二日答兩人幾死斥去不復
近左右兩人者一張守義幼俊首一不知名餘八人漸斥
去論曰昔人云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跡前二事縉紳皆謂
美談愚獨不可蓋古之明君必與大臣商確於巖廊而為
大臣者亦皆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區區刑餘止令
汎埽此虞夏商周之治所由盛也今也不議之殿上而議
之宮中不謀之大臣而謀之內宦大臣又不以道徒說幻
結納以為玄策致令朝家大政諫者屢褫而反以消萌遏
亂歸之閹寺之手彼其人知道者有幾能不漸肆其播弄

威權之奸毒禍國家犯昔人戒乎安在其為美也易象履
霜詩歌維霰蓋其慎哉

臆言

讀參元三語臆言

心一而已故云獨萬物皆備于我故云獨兢兢業業無忘
無助是謂之慎
飲食入口便知味知行合一也
千聖傳心之要只是一箇微字今用功不起意見不落有
我不識不知何微如之是謂道心
此心昧處多是私意搜尋私意良心自見

卷五十

五

動靜者時也良心無動靜也
今多過動昧其真心能節其過何失之有故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

天理人欲甚精微今放過影過混過多矣宜猛省
發皆中節心體原未發也是真樂也
私欲無有不自知者但知而不致昧其本體多矣
以不了了之可為經營過慮者藥石
作守令之道只要以愛民為主

古人琴瑟簡編莫非是學板築魚鹽莫非作聖之地只是
存心如歌詩心地光淨一聲歌出只是此一聲何等自慊

若別有思慮便不舒暢使聲音亦拘緩即此便可驗之
今只要立定此念一定在此儘己力量自反自修過人講
論時虚心平氣
以善服人尚不可况未善而責人乎
凡事必有宗盟事乃有濟且如會日衆所推遜者未至則
此日友朋只成聚訟便無整肅雅飭意此近翁所以有取
于門人事有若之事也
看書及聞師友言就要反到自己身上尋箇對證依方修
服方是實學

人之一心真誠惻怛為仁此是本體即是全體凡發念應

卷五十

十五

感處不論大小輕重即此全體發見蓋一端即統體也
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為幸此是孔子好學處氣象心術
何等平易何等真實何等廣大如今被人規過便求解脫
且不論其過只解脫便是最惡的念頭便不是真切好學
與孔子氣象心術奚啻萬里
不由真心之端而別為功利之緒此真異端也
學者纔說習氣纔說稟賦便是無志至於橫逆報施纔說
有激纔說相稱便是欺心此但可以恕人自修者宜痛省
猛克也此正今日切要之功

見人講論定要出己見說向前一步此是粗心浮氣若反

到自身上尋證修服方是為學

天地不息於誠故浮雲不為礙過化矣今未能乾乾不息于誠則所存不神便有許多私意憧憧戚戚如何得過化如何得與天地同流

今日用只取善是真工夫是全吾乍見良心其有與吾心相背馳者亦要體悉人情不可作惡自作勞擾以生鄙吝只儘力負擔起不肯延捱方成學問若坐守閑說不著肩何云躬行何以謂之學

閔近溪集臆言

孔子言學即是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學謂為達己達人

卷五十

十六

非謬觀下文朋來之樂不知不愠可知己曰時習者學無間斷之謂如湯之日新又新乾之自強不息所謂須臾不可離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而生生之易隨時變易順通于所感正所謂學也如必曰時即聖時之時時習謂習乎聖時則當云學時而習之矣得無亦好奇之過乎

獨即是知元與虞廷惟一孔子一貫之一同但謂慎獨與致知不同工夫有先後則不敢從耳

性只一性知性則知天尚非盡耶豈容分得先後

中者性也人皆有之何論福分不厭不倦人皆可為何論

福分
不貳過正是好學非是既好學了然後能過不貳審如是
則所好者何學耶
孔子之學其初就在仁合下只是一貫非特積久而始一
而始叫出仁字來也
孔門學問只是求仁志便是志此仁仕便是達此仁浮雲
富貴處一化齊終身無頃刻肯違這個故明明德于天下
而謂之大學

善緣功德報答等皆釋氏之流弊也可稱述乎

呼吸一氣有往來而無差殊復垢亦若是也

卷五十

七

近溪說出啞啼一聲不若孟子赤子之心之言為雅
分析支離矣心也精也神也聖也一而已矣
通章分析支離齊治均平就是格致誠正非有二心非有
兩事而曰自某出之則是二之也欠精一矣
說箇時字就是天命之性說箇性字就是時字不俟湊泊
幫助而始全故五十知天命非少時也天命即時也動靜
不失其時非遺性命也時即性命也
知愛知敬是知愛敬就是能天下豈有既愛親敬長了而
不謂之能乎亦豈有止曉得愛敬而遂可謂之知乎
形色天性謂形色即天性也非謂有箇天性又有一箇形

色為之生化呈露也呼吸往來視聽起居莫非形色莫非天性也
既云赤子之心渾乎其天是有善無不善矣卻乃云無善無不善而實無不善不亦自相矛盾耶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若是混耶
天命原只是善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即是心心即是仁非有二也程子云義禮智信皆仁也隨出異名總是一仁仁則只是此心而曰心視仁義等宏且深不亦鑿乎
本來面目先正借以明良知面目即良知也若近溪云云

則良知又有一箇面目矣似失之鑿且何必究論此等處况四字又出釋子語乎此葛藤何時是斷絕期耶

孔子開口便只說謹言慎行孟子開口便只說孝弟忠信此非當下耶只在當下亦釋氏語
目視耳聽天明天聽形色天性原無二致只有所使之則是天性使耳目矣有是理乎審如是孟子何以不曰形色本乎天性又何不言盡性而只云踐形耶
心耳目一體而有大小耳非截然可分為兩件也
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沈潛默識心通四句是近溪指出知性工夫來若上智的人自知性為本體性即知知即

工夫矣

二乘不足深辨然謂坐入靜定一念不起亦足感人程子所謂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彼靜定者持身靜耳念豈能無

靈妙即是心心本生生也而曰心本不生曰以靈妙而生則心為死物靈又是靈心又是心矣有是理哉

我也身也誠也恕也仁也皆心也萬物皆心也故孟子首句說我不說身次說身不說我其說誠說恕說仁又各不相湊搭而皆不言心則莫非心也况口耳目乎可以識一貫之學矣

卷五十

九

身自備萬物萬物皆是身生來本如此無初既之別反身就是達天蓋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誠之者也非外反身而又有達天之功也

乾乾即是本體不然做工夫者誰乎性性即是工夫不然體段或幾乎息矣乾乾性性豈有異耶

己千錄

人須有舍生取義的志氣方能作聖乞人且能之况君子乎
夜氣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仁義即是好惡好惡即是情即是才

觀孔子沒一節子貢游夏輩視曾子江漢秋陽之論孰為
得可見學人者只在本源澄澈不在言語氣象上摹倣
夫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無意必固我此意必固我乃道理
上有執著所謂理障如夷之清惠之和者是也豈常人所
可語哉

色取仁而行違者色取仁而行違道干譽之事與質直好
義正相反鄉原之學也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非由好學而後能不遷不貳之謂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義命信道皆生人之性也一也不
生而存不死而亡壽不得加夭不得損者也聞道則生可
也死亦可也壽可也夭亦可也生與道俱沒與道游故食
不足以易信生不足以奪義無他見之定故也苟不聞道
則窮通得喪毀譽榮辱且有不能勝其疑懼者况死生乎故
學不聞道生亦罔生死亦徒死焉能為有無耶

吾道只是一箇端異乎此端者便謂之異端

夫子說道之不行而曰智愚正見知就是行說道之不明
而曰賢不肖正見行就是知

天壽一般原非二樣譬之晝夜然天如夏之夜冬之日短

者美以損美以悲壽如冬之夜夏之日長者美以加美以喜是謂夭壽特人看做二樣耳

有感無感皆是感有應無應皆是應以性體之無息也君子無時不學學即本體也

萬物皆我之用知我為主均是用矣無二無萬

不知為不知是知指明處不指照處

問此心之靜有不易者曰即此知不易靜之一知即本靜之神即此欲靜之一欲即不靜之故

論事引古法語之言也人多易從

學不求諸心開口便是病

卷五十一

三

上古無機變之習無多欲之慕亦無所謂知飢食渴飲惟率其所覺而為之即今赤子之知可驗也孔曰無知文曰不識不知是已虛靈之體不分知行

吾身親見仕即學不願膏梁文繡學即仕

但毋自欺則誠者固有者也

幼子常示毋誑便是教以聖人事古有胎教養聖胎也

此心此性此學與天地萬物一體何大如之故曰從大體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曰物致誠正修齊治平曰事即感而言曰物即應而言曰事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物亦一時

見

感必有物應則為事
推其末以原其本則曰先後究用功實地則曰在
非不行也但不知只是冥行故曰道其不行矣夫
君子之學只是知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在我者
不失己也窮通順逆奉天隨遇是已
人常言事不如意云云不如意以有意也苟無欲以起將
迎之意又何如不如之可言哉
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亶亶與人大家同做譬百骸各效
其能共成一身之用也

言語必信是由仁義行正行便是行仁義矣哭死而哀是

卷五十

五

由仁義行為生者便是行仁義矣由仁義行是集義行仁
義是義襲此王霸之辨學術差別之大關口非細故也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
明德立亦不可緩於乎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
且陰強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戒之
源頭既濬流出自清指南定向適國坦途

所知所行自始至終曰窮用功也行無不足曰盡功足也
已造其極曰至復舊也其實一而非三而又三而不混
事物之來游塵過目無非我之所在而無一塵之可我
領惡全好率吾身之惡歸于善率不善之人盡歸于善非

彰善癉惡之謂也

聖不可知謂我不可加知非人不能知也

反身而誠行無不慊于心
修己即是行道不可分修己行道為二途而以行道為出仕也

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飛寥空何迹可涉因叩而鳴該括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可摘
人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道夕死之志如衛武之求警于國豈不深可患耶
不計功不謀利只在心性上用功即是聖學

卷五十一

三

我者吾之形吾者我之神予則我之遜詞己則吾之真機
己兼形骸而指其機機脫形骸而指其念機則動而未形己則動而成象者也

凡人做一事做到足色處便謂之聖

隨他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者之藥

來多去多惹些風波來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困乏無求者之慰

操心謝俗之法有志者當隨事自得

世徒見聖人無不知能遂安心以為不可幾及豈知皆自好問中得來是故好察好問者大舜也三吐三握者周公

也尼父每事必問顏淵問寡不能書不云乎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古人之學日聞所未聞不見已有勝人處終身只求盡所未盡不見已有可取處是故聞猶龍却襄長弘則必師居深山河濱雷澤則必取善言善行故尼父一則曰無知一則曰未之有得而古今贊舜惟曰舍己從人吾人視舜孔如何可自滿乎

人要常把古人相較量使知激昂若只覷著眼前鄉人自謂不已若便是無志使自小了

凡終日混混營營不思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謂何只是空

卷五十

過了一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可深省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

人苟有志于學便要明白從一條路不必畏人指摘且可藉以遷善只恁躡兩家船不得

孟子言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最是為學切要處於此肯充方可言學

學在自慊然必須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使安處為慊者質先覺味古訓求明頭腦之要訣也然須立

志志須要真

宗族鄉黨之間可以驗學孔子大聖人也恂恂似不能言

引伸觸類義理不可勝用此處稍忽所學安在
學必心一而無雜功專而無間然後成章而始有立德之
基否則難乎有成矣

人心元是豫悅和樂的若厭煩憂苦全是私欲為祟故必
掃除廓清復吾心體使之常常豫悅和樂而後可

每日時時檢察吾心果在否務令常在不至放逸而後於
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為無忝

今日始學須要操心謝俗或近師友日日觀摩或親經籍
時時體貼或靜坐以凝慮或遠游以洗心方便多端試請
自擇若僅僅傍戶倚門泛泛隨流逐浪飄飄捕風捉影悠

悠一暴十寒則隙駒易過玄珠難得空願何補竟虛此生
矣

陳實甫一日意欲出門因書尔出幹甚緊要事七字於門
頂是後睹之自無出門之意念此豪傑之士便有這等見
識便有這等方法似此用功決無有不上進者愚三復其
言為之斂衽

吾人須是朴實頭做的去始是實學若覺的是如此只管
講說卻不躬行豈不落在空言窠臼當以為戒

安分工夫近益體得是為學要法中庸謂素其位而行益
子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正以此也蓋尋常說

為學說工夫無所爬攀惟拈起箇分字來便無論大小貴賤皆有見在可做的工夫學問始不涉玄虛此心寬平廣大無可歎羨怨尤自然而日游于太和熙皞之天奈世之學者視此兩字為常談俚語置而不講固宜其希高慕外擾擾憧憧不見心體之真境而學者蝟起聖者麟出也

學者皆謂富貴安逸是福貧賤拂逆便不是福殊不知福字精旨記曰知福者順也蓋心地順遂無憂無懼之謂貧賤拂逆富貴安逸只是所過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元不以是有加損是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者福在昔舜禹身為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糶疏水樂在其中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中庸舉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卷五十

五

有慨終年為學不見長進者余曰須是真精神透露須是見聞卜度與一切愛護難割者通放下否則終其身恐只如此奚翅終年且種種不欲與世情違乃求長進乎非大開心目者不足以語此學

昨一謙姪自述有病徒飲食為無所用功余曰學問之功無時可間養病有養病之功飲食有飲食之功隨宜調治不起怨尤此養病功也入口知味略無揀擇此飲食功也何者非學而云無所用功乎

昨得二友書看來亦與謙姪所見同孟子必有事焉一
不可不細玩不然未有不待四停八穩而後學者審如是
終身不成片段矣書以自警

陳瓚家貧年逾九十猶勤筆研人憂其衣食不足答曰瓚
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也嗟乎瓚以志貧勤
學為時所重假令專心聖學不更自得乎
昨見謙姪讀孟子欲惡有甚于生死等句因思吾人須辨
得此處明白方可言學乃今外物之可欲有輕于生者尚
應難割可惡有輕于死者且悠悠難斷此等襟期學何
緣進

卷五十

五

吾今日肯把心之存否視若軀命之死生乎則志向有不
真德業有不成者否矣

須常養得愛人之心隨在活潑始得若口說能愛心曲猶
不免有揀擇在非真能愛人者也

不用功時我雖陷在大惡中亦不肯自惡才舉足入會便
於人之小過亦不肯怒甚者令人都要絕他使無所容此
非吾師家法也語不云乎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
能

嘉靖甲子歲曾夢與友人書扇自為七言律詩一首當時
未習為詩既寤尚能全誦夢中心頗異之迨旦止記首

白云翠竹麒麟錦馬敲又三年為丙寅西川先生側偶述
請正意先生必有妙解先生但曰夢也音旨嚴重鯉於言
下有悟蓋心體未明晝已屬夢而又夢中說夢且欲求解
於不可知之鄉宜先生之不我與也自後有夢亦不復識
學問有得氣象自別昔象山先生一接傳志瞻深訝面目
殊常扣之果夜來有悟于仁體孟我疆見道分明往知昌
黎縣入覲從衆見楚侗耿公公於稠衆中獨抗手揖我疆
留曰君何氣象之超羣乎因叩其學大稱賞遂與定交
曹克統問惟在我有所欲斯人得以欲誘若無欲則無間
可入而俯仰屈伸無不自如矣曰是又問聖人之心只是

卷五十

五

與人為善若見人有機穿之入而不為之指津避險是為
不仁故曰教人為善是自己為善曰是

詩

心吟贈我疆先生有引

曩隆慶己巳晤先生於太學先生見道分明其論心也
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
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妙之天君矣論未發之中不
外發而中節之和其言曰動靜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
本然之體無分於動靜也是故睹而不落于睹不睹也
是謂真睹聞而不落于聞不聞也是謂真聞真聞真睹

是謂發而中節之和，不睹不聞，非所謂未發之中。天下
之大本乎？未發之中，即心之本體也。凡所論說，莫不通
透。迨庚午辛未聯第，用此學治昌黎。迄今有聲，別後數
數寄余書，相勉以學。客歲余計偕北上，謂先生官廷評，
可聚首印心也。而先生業轉兵部尚書郎，特勅駐山海
矣。余因偕陝州王幼真造訪，相與劇談。旬餘，先生熟視
我心，行見病狹小也。則謂之曰：學貴大成，要以孔孟為
範，區區謹守，豈鄒魯家法邪？宣聖不得中行，則取狂狷
而不及，謹厚之士，何也？復以詩贈，有天與良知，元妙用
人因執著，碍圓明之句。蓋砭余也。余時次韻而別。別甫

卷五十

三九

半載大道有吟氣，志有說兩端，有解以至鎖鑰攻守之
喻不一而足。俛仰宇宙，孰有愛我之深，望我之切。如先
生者乎？邨中無事，感今憶昔，敬撫次教語為心吟，用識
相與之雅云。

吾人一心妙通萬類，至虛至靈，無方無位，目視耳聽，各有
職司。心如元氣流貫，四時感而遂通，睹聞不落，真睹真聞。
本體自若是中節和，即未發中萬象，皆有太虛常空戒懼
存存時，謂慎獨致乃中和。藹藹位育，詎云論效，祇完此心。
櫛柄由我，大地黃金在昔。己巳陪君大學，我寔後進君為
先覺。此心之體未發之中，諄諄向我，期我融通數載而來。

或聚或散散則馳書聚則忘倦比於關海再荷班荆慨我
狹小而示大成回首賡和別又數月喻解說吟時勤開發
俯仰宇內生我者親君今成我二義實均感而作歌勉充
吾隘求不負君月征日邁

懷幼真

憶別與君約七日抵吾廬如何七日過不見西來車慈闈
應戀汝六日暫留居即令七日發遇雨當越趨不審果行
邁今猶難絕裾嗟我悠悠子夾持全賴渠茲方十日別真
若三秋餘夜夢游洛下逆旅同居諸問君幾日至君曰今
到且笑語宛平日普光亦看余相談時頗久寤後自如如

卷五十

三

普光幼真僕名

題楊太史復所請告還惠州卷

揚雄富文翰妙譽馳九區藻思麗金釧玄袖握明珠矯翮
起南溟扶搖漸天衢虎觀儲羣考鷹揚爾獨殊芳風振流
響大雅還淳初羅浮忽入夢飄爾戒征車蓋臣心魏闕戀
戀豈江湖古來台鼎器勳業屬鴻儒卓哉江門叟心源溯
魯洙羨君同梓里羹牆儼樞趨勿以肩鉅難真性諒不渝
勿以萬里遙康莊逞名駒夙昔推公輔遭際正黃虞勗哉
凌霄羽一舉弘曠圖

贈董樂雄同年以諫言謫官

總是憂危意誰分獻替臣祇慚隨馬仗甯憚逆龍鱗雨露
知猶厚風霜且自辛鎬壇今寂寞何用惜吾身
四海謳歌日九重汗馬勞孤臣懷靈集雅志願弓弦不作
玉階碎還聞彊項衰竿頭猶百尺東望首頻搔

題節婦葉母卷

葉氏有賢母孀閨三十春奉姑曹令女課子孟芳鄰越月
隨機杼熊丸共夕晨貞心凌素雪苦節照蒼旻堪慰良人
死獨全為婦倫豈徒明壺則還可教忠臣千古欽高義女
中識鳳麟

別空谷趙先生

卷五十

五

悵仰高蹤亦許時春風遼海共天涯魯陽應有揮戈日銜
武還瞻咏竹詩半世探珠曾巨浪十年索玉見名岐那知
後會論心地把手相看月上遲

職方我疆先生奉命駐海關余往訪之留談旬餘

暇日觀海用陽明先生韻

茫茫欲問海東津一駐山關便浹旬擬汎星槎同漢使翻
憐秦世隔僊人登樓不盡天邊興彼岸還尋箇裏真吾與
亭前生意滿歸來吟咏舞雩春公署後園有吾與亭

海門一望接天津山甫欽承帝命旬坐使波清澄石甲閑
聽潮響泣鮫人天連島嶼俱堪畫蜃聚樓臺總似真聖代

北門無一事萊公到處有陽春

次我疆先生韻言別

松月亭前憶舊盟時聞關上鳥聲清九重軫念河山險四海論文兄弟情我以偏枯成障礙君從渾雅出精明臨歧不盡殷勤意悵望郊原綠草生

耕藉田

春鵠膏原農事催煌煌鑿輅撫玄臺從知萬姓終千畝共羨三推動九垓翠幙瑞迎羲日近青壇祥並舜雲迴小臣媿乏安仁賦長願君王念草萊

送姜仲文同年使金陵

卷五十

五

春風冉冉拂行旌送爾星軺下石城五色文章歸雋望百年道誼結新盟趨庭但喜王程便題柱那因畫錦榮此去懸知詩禮問薛王心印更須傾

蚤從粉署通仙籍乘興南游賦兩都萬里鄉心瞻北固三春詩景及東吳莫憐雛鳳歸丹穴共羨搏鵬起壯圖想像秋風飄桂日相隨整珮逐晨趨

送崑山李年伯

因尋桃李來天上卻為松筠憶故山驛路鶯花迎祖帳清朝簪紱映斑斕鄴侯名在神仙籍令伯心存孝友間嘯傲五湖烟月裏何妨鐘鼎寄身閑

題松菴逸叟卷

疊山相對一茆堂門外高松百尺長石澗寒流江雪暮林
陰垂蔦午雲涼陶弘未擬空音響孫綽終看具棟梁秦代
封禪何足論清風一枕見羲皇

別徐友

鄙縣英豪徐仲雲屢簷千里度伊瀆昨來暑雨光陳榻此
去秋風扇楚氛函谷兩投何所見青箱盈表詎無聞向平
玄晏非君志握手相期共惜分

東去鵬程萬里雲馬蹄飛遞大河濱趨闈第欲披親喜題
柱那容綴世氛得所以然成主宰到無忘處竟真聞他年

卷五十

十一

再弄關山月應笑人間爾我分

芳郊逸驥共秋雲一闕離歌響澗濱草色鳴臺盈綠蟻蟻
光折柳爛秋氛人生百禩渾如寄斯道幾希肯有聞吾輩
誰同鄒季者臨歧可嘆箏弦分

秦謳忽漫止流雲送爾文韜下汝濱敢許一真捐影射甯
誇五色闔塵氛世儒吹辯非吾事古聖的傳可孰聞明日
函關臺上望青雲洛口馬頭分

同年高環漳詩來相慰和以復之

當年壁水共風流別袂于今二十秋經濟我慙長袖舞圖
書君喜一囊收幾從劍氣尋真侶還對月明傍舊洲世事

浮沈看過鳥好乘雪夜放王舟
嵩河歸臥曉雲流千里琅函碧樹秋豈有擊車天子異可
堪雕玉露囊收竹山已闢羊裘徑鏡水還尋鷗鷺洲袞職
夔龍廊廟在江湖自古任漁舟

壽許太翁太母

耦耕投老鹿門游近水香飄杜若洲並蒂紫芝開玉圃聯
翩玄鶴下丹邱霞杯色映江雲溼島樹烟隨海月浮青瑣
僊郎擁傳日黃綸絲服對添籌

題大蜀彭年丈梅畫

羨爾丹砂質常能傲雪開欣然題短句誰作杏花猜紅梅

卷五十

五

素練繫誰埽一枝玉雪骨衆芳搖落盡東閣見孤發白梅
勉一謬姪

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然過還成半世人
學海終歸海為堯即是堯試看幽谷鳥翩翹喜遷喬
送陳蓮幕解官歸登山

曲澗飛雲映曉暉東垣仙尉挂冠歸懸魚三載成何事千
里清風捲葛衣

祖帳郊門感慨歌蕭蕭行李出關河得歸共道身多病海
嶠猶堪採菊莎

棄官歸去臥之罟洛水函雲六月秋相送莫憐清吏苦齊

東海上有閑鷗
使君東去一身輕萬姓關前淚欲傾苦別不愁相繼者只
愁相繼使君清

夏日永甯吉生來學詩以勉之

負笈踰躡冒暑行函關誰復漢劉生試看洛水澄新月還
悟當年瓦竹聲

兩旬內吉生來而去去而復來又復去也用前韻
南去北來覓路行卻教歧處泣揚生只今肯信長安道何
地清陰不友聲

淮南元宵遇馬長卿節推

卷五十

三五

雪滿江淮燈滿城達君意氣便為傾那知妮妮通宵話不
似人間賞玩情

燕月同游又八年祇今相見更相憐丈夫事業掀天地莫
負山陽一夜筵

城北小園

蘿洞陰陰綠樹繁傍崖圓轉十三門此中桃李桑麻徧誰
信郊垌有武源

山外郁椒聳黛屏柳堤堤下水泠泠况兼北望橫雲嶠便
欲從今結草亭

偕萬汝仁安良弼步出北門坐余小園

三畝荒園五柳牆北枝山鵲噪斜陽因逢好友臨金水共
坐蘆花嘆卜商汝仁有子夏入見出見之晚故云
樹底交流隔翠微偶同郊外扣柴扉層陰久坐陪清話但
見閑雲帶日飛

水甯新立講學會陳汝時詩以招之次韻卻答

二十餘年別洛下何期此日雁書裁論心况復興多士吾
道逢君已漸開

弱冠韋弦已愛佩抵今猶自不知裁秋深縱渡靖陵水卻
愧無匙待鎖開

同揚德潤游嵩少

卷五十

五

三月三花映紫谷我來逢雨少林宿攜囊迤邐衝雲去踏
遍高峰三十六

嵩嶽巍巍靈秀繁兩程申甫照乾坤如今二室仍相望獨
有秦槐漢柏尊

面壁人還此地鳴嶺松蒼上亂雲生箇中不悟西來意真
是磨瓢望鏡成

石室插天鎮兩河白驢閑跨任高歌吾儒自有明心訣誰
更禪門浪問魔

盧巖瀑布挂春風路入嵩陽嶽廟東無那探奇輸二客崎
嶇陰雨晚山中

孤寺深巖萬木叢飛泉漚漚響天風可憐今夜眠珠殿不
是三緣了未空

次日平明出疊峰晴天曉選馬從容道人未解貪光景徒
有洗心意正濃

雨霽登臨眼更開太行遙望抱金臺西天渺渺蒼烟裏伊
洛搖光日下來

夏縣王克允幼出家濟源遷沔明岐黃術又十餘
年而慕聖人之學為賦四絕

沔池竟得昆明傳曾到濟源浪學儂今日柴門遲雪立與
君共誦說書篇

卷五十

五

月橫沔上印前川汾水涑溪一派懸君欲求之伊洛際蒼
茫本自靜涓涓

聖學之功要識仁一圓靈藥九區春也知異業元同道切
脉何如乍見真

半月依依頗認真俗儒門面笑多人西歸試向吾徒說絲
點安排總未仁

病中習靜

靜室焚香理病身琴書手卷日相親胸中自覺無他物但
聽啼禽報蚤春

養德從來即養身如今二豎苦相親操存未到和平地漫

說宮中六六春

賦

擬大祀山陵賦

惟皇帝御極于茲八年南郊東藉大禮並舉物阜民安百
嘉邇遂乃履雨露興怵惕爰詔禮臣議制宗祝誦日恭祀
山陵神人允輯臣以聖天子至仁達孝孚幽格遐所以宣
示元元垂教萬世不可無述也聖皇受命配天光宅靈圖
誕膺洪算永錫國承熾昌之候運逢熙洽之葉物和時豐
八年一日而又至性天成穆然玄默蛸護育神澄心清魄
祇若夔夔視膳無數秉虔于郊體勤于藉萬國騰懼八荒

卷五十

天

允協乃睇九陵統焉怵惕於是歷吉日協靈辰奉兩宮驅
萬乘張鳳葆設蜺旌鳴鑿大輅步輦乘茵蒼螭素虬霧集
而雲合翠蓋綃紉燭電而流星辭閭闔歷城闈玉車臨夫
高衍金根俯乎歛歛動朱輪則織埃絕飄輕愔則微風生
迤麗昌平之坂駐蹕拱華之城離宮相屬別殿錯營玉戶
金鋪蕙帳蘭楹肅乎太乙齋乎陽靈瞻九陵之如在痛風
殞乎靈根篤孝思于罔極聿追承乎宗祊精禋兮奏格盛
服兮齋明奠秬鬯兮泔淡薦五犧兮三牲蟠螭炭兮將椒
藉盛玉帛兮潔繁蘋禮始兮觀盟樂陳兮歌笙黍稷兮既
潔明德兮惟馨觀天顏兮慘怛瞻慈容兮淒零后妃恭兮

懿穆嬪御濟兮環珮森相辟兮旅獻列奉璋兮執駿奔
禮文兮咸秩孝享兮功成於是旭日辨色祥宇廓清奎緯
猶燦卿雲載呈皇帝乃降璇席陟平邱捨玉輅泳方舟渺
渺兮搖拽綿綿兮紆游桂擢兮千鷁蘭棹兮萬艘駕龜鼉
兮瀛海驅龍虜兮安流當斯時也宇宙澄寂八風不揚麗
辰容與化日舒長居靡都市人無賤良長幼側肩而躡踵
士女雜遝而相將候歸舳于春渚忻怵舞乎八方載歌載
泳于衢于康謂尊養媿隆於虞帝而繼述追蹤於周王遐
哉邈乎盛德大業不可及矣敢作頌曰

粵天壽之嶠岬兮峙燕冀而獨崇左太行而右滄海兮蓋

卷五十

三九

王氣其所鍾昔文皇定鼎于茲土兮並金陵以為隆更長
獻而永昭兮咸埋玉乎其中閱十葉之延祚兮流休光而
垂鴻繫登三而咸五兮陋西峙與東封獨瞻依夫邱寢兮
乃悽愴于神衷廓心源於令典兮俾垂裕于永終肆聖皇
之大孝兮標九疑而蔭從洽覃恩于四海兮彌寰宇其春
融餘波流于四裔兮盡萬國而攸同應億萬斯其年世兮
歌壽考其無窮

附錄

孟雲浦先生集序

余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君子也卅髮師西川尤公性靈超悟一稟王文成良知之旨及成進士擢天曹以用人忤當宁遂投劾歸里愉愉片玷譚說聖真鑪錘後學四方負笈畏糧每輕千金戶外屢常滿居無何歛焉捐館舍哲人萎矣豈天之將喪斯文耶余匍匐哭木前檢先生書篋得其集以質關內馮仲好氏馮孟夙稱莫逆已貽余書曰雲浦平生苦心盡是矣盍傳諸余因命副墨用公同志嗚呼志士固各有合耳余與雲浦自入洛游梁已來肩從齒

卷五十

四十

序氣味相洽歷三十餘禩如一日也向從燕邸促席請益以吾輩誠心學道只重力行而奚以空言為雲浦頤輒解曰昔文成謂惟精是惟一工夫譬之治米舂簸篩揀以到純然潔白無二說也嗟嗟雲浦往矣言猶泠泠耳根也嘗源精一二字自虞廷始伊尹演為克一仲尼闡為一貫至宋周子開關啟鑰惟曰聖可學乎一為要即伊洛諸儒所以上接孔門命脈者只是道爾余載卒業雲浦著述其言詳略淺深不同直證本心為力行根柢悉從文成良知冥會推行到此洵由精以進於一者集中藝文並勒雖其一斑哉亦皆意寄神行而非於道術無當也奈何輓近以良

知為噉矢認本體為工夫遂謂一切現成無須磨汰獨不思文成之居夷處困至蓋棺畢念者何物不冥力於精冒謂吾之己一此良知之學所以裂而去道為愈遠也矣且不能逃識者擲揄詎可令雲浦知耶雲浦一生尺步繩趨擇言毅行未嘗矜神解略躬修真得文成心印而為西川之速肖者假令後死表暨中外道盛業隆曷可涯涘乃踰艾而藏舟於壑惜哉雖然猶幸有殺青在焉凡慕雲浦者不獲覩其眉宇儻手其遺編以自淑艾亦庶幾哉不至沈芬埋影如所謂人琴而亡者雲浦夜臺有知其以余言為然否

卷五十

四

萬曆丁酉嘉平月年友弟汝上張維新序

重刻雲浦先生集序

先曾祖銓部公嘗受業於姚江之高弟曰龍溪先生則與雲浦公蓋在師友淵源之列者也而其家孫孝廉君出其全集見示余為之卒業而嘆曰公誠善學姚江者也蓋姚江之學足以上接洙泗而下衍濂洛之傳世儒徒見致良知三字疑其標指之獨殊而不溯其心源之至一遂欲以異學而議之嗟夫姚江之學本自無過而或流于異學者則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為帖括先資者豈亦紫陽之過乎公生平持論以明理為

宗以躬行實踐為要而未嘗馳心于玄虛空寂之表使姚江之學不至再傳而失其真公誠善學姚江者也公官天官尚書郎以失當世意拂衣歸臥聚徒講學歌聲環瀆洛間至今誦其語錄及答問諸書猶謦欬如接令人有不得同時之慨余生也晚于斯道茫乎不知其畔岸然幼嘗閱先銓部公遺集見其于致良知之說多所發明迨乙未寇焚以後而微言緒論俱委之烟燼所存者止選君傳及秉銓時觸政府告歸所作丈夫歌數則而已今年春家大人命重梓之鄰署甫竣事而孝廉之刻斯集適成且欲乞言為序余末學言何足以序公哉獨念先曾祖與雲浦公得

卷五十

四一

統于姚江同官銓曹而忤時以歸同及歿之數十年而余與孝廉君梓其遺文又不謀而先後皆同斯豈偶然之事歟但孝廉君能彙其全集行世而余不能掇拾一二于烟燼之餘未嘗不掩卷雪涕也雖然聖賢之學無不同而出于一先生之言其為淵源尤為無異則余惟沐浴于雲浦公之書而先曾祖之微言緒論委之烟燼而不傳者亦將謦欬如接也余末學又滋慰矣

康熙癸卯仲春嚴江後學毛際可拜序

